

完竟自然的事

徐壽慶文編



上海海報元年
于啟局畫印書刊

之首取事吹里九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事故然自重
編文學徐
藏书章

行印局書童兒上海

1939

兒童自然故事（全一冊）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八版

外埠酌加郵匯費

有 權 版
究 必 印 翻

編	輯	者	兒	童	文	學	社
主	編	者	徐	學	文		
撰	編	者	徐	學	文		
印	刷	者	張	一	渠		
發	行		兒	童	書	局	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四二四號
電話九三九二〇一三號
電報掛號九三九二〇一三號

兒童書局 總店

書冊中所寫着的，

和先生所教示的，

只是從自然的一部大書中

抽出來的東西。

自然是智慧之母，

是先生的老師。

——續愛的教育(舅父的學校)——

目次

綠色世界	一
友愛的燕子	七
蝴蝶與毛蟲	一三
蜜蜂的故事	一九
勤奮的螞蟻	一七
血雨	三三
父親的把戲	三七
雷雨之夜	四一
一隻蜘蛛	四七

可惡的蚊蟲

五四

美麗的夏夜

五七

蝸牛角

六二

活強盜

六六

冬天和樹木

七二

綠色世界

後園裏，好久沒有人去了，祇有媽媽曬衣服，有時開出門去。那風真大得嚇人，門閂剛拔掉，便「砰」的把門打開，人立在門口，頭髮都吹得散亂了。

瑩兒所以嚇的不敢走過，偶然去看媽媽把一竿的衣服挺出去，他只是拚命捧住兩隻耳朵，把身體轉了一轉，就往裏面奔進了；他實在擋不住那捲來的風，當牠在他面上猛力的刮着。

有一次他出去堆雪彌陀，彌陀沒有堆成，自己的兩隻耳朵不得了了，刮痛，冷木，最後拉拉自己的耳朵，好像掉了；他凍得兩脚麻木，一拐一拐的進去見媽媽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「冬天真是難過呀！」瑩兒常常和媽媽說。爸爸回來的時候，雖然常常講有趣的故事，可是他一覺得兩脚的趾頭痛了，便再也不願聽下去，立刻奔到媽媽身邊，去奪一個熱水袋，他烘烘不暖，便再踏脚蹬跳，故事的影兒早已不在他的腦裏了。

這樣的時光過了兩個多月，瑩兒怕冷的程度也好些了，厚厚的衣服已換了薄棉的，身兒覺得輕快許多了。

一天，他走到後園去，暖和的太陽照滿了全個的園子，小鴨子在外邊的池裏游來游去，充滿了喜悅的叫聲。他沿着園邊走去，見腳底下已有青草踏着了，這綠色，他已有許久不見，覺得分外可愛，他看看池裏的鴨子，又俯下身去撫撫青草，不覺出神了，只是逗留園裏不去。

「瑩兒，你好玩嗎？」他聽得門裏有人叫，轉身一看，却是他的父親。

「爸爸，你一同和我來看池裏的鴨子呀！」瑩兒奔過去拉住了爸爸的手。

「我索性帶你到田野去走一趟吧，河裏也有鴨子，並且可以給你看到一個好玩的綠色世界。」

瑩兒聽了爸爸這麼一說，便立刻跟了爸爸出門，一路往田野走去。

那真是可愛極了，一個個高起的土墩，都綴上了綠的顏色，彷彿就在不久，有一個畫家來著色過的。田裏已有農人牽着牛來犁田了，遠遠看去，人和牛都如沉浸在綠色裏。河面上游着鴨子，「呷呷」地

叫，滿露喜悅之狀。雀兒「吱」的一聲飛去，又「吱」的一聲飛來，大地滿呈着活氣了。瑩兒拉着父親的手，仰頭望，低頭看，竟是應接不暇。

「咦，那裏開着紅紫色的花！」瑩兒跟父親走到一處田邊，突然驚異的說。

「那是紫雲英呀，牠的莖葉，可以做肥料的，牠雖是野花，也很可愛呢！」父親微笑的說。

「唔，爸爸 那邊，那邊！」瑩兒遠遠地看見了黃的、白的小花，便興奮地嚷。



紫雲英

爸爸走了過去，每種採了一朵

說：「這黃色的，是蒲公英；嫩葉

可以當菜吃，老葉和根可做藥品。」

這小白花，是薺菜花，莖葉可以吃的，你喜歡嗎？」

瑩兒笑了笑，父親就把蒲公英

花、薺菜花，結起來綴在他的胸

前。走了數步，又採一朵紫雲英花綴上去；

於是瑩兒的胸前就有一個紅黃白相間的花球了。

「哈……爸爸……」瑩兒樂得大笑，他和



薺
菜



蒲
公
英

父親一路走去，枝頭上的鳥兒叫個不停，河裡的鴨子只是「呷呷呷」好像奏着樂一路歡迎他。

回來的時候，一路踏着綠茵，直到上了市街，纔算脫離了綠色世界。

「爸爸，我真快樂呀。」他到了家裏，他在父親的膝蓋上，又抱住父親的肩膀，說田野裏真好玩，以後常常要領他出去。

「本來春天是最快樂的時期呀！」父親說。「以後我一定常帶你玩去，實在自然界裏的一切是最可玩了，我一定帶你到這個有趣廣大的世界裏。」

「哈！爸爸……」瑩兒又樂得大笑。這天他想起了那綠色世界，便要滿露微笑。

友愛的燕子

「啁啁！」

「啾啾！」

一天，客堂裏的窗子開了，忽有幾隻燕子飛進來。牠們如射箭一般，從左邊的窗口穿進，霎時又從右邊窗口穿出。瑩兒只見牠們飛繞在樑裏，動作很迅速。

起初，牠們只是一兩隻，在那個零落的舊巢上「啁啁啾啾」叫了一陣後，便一射的飛出去。

隔不多時，牠們來了四五隻了，於是滿個屋子裡，只聽得不斷的：



「啁啁！」

「啾啾！」

「爸爸，請告訴我那燕子在講些什麼話呀！」瑩兒因為父親的肚裏滿裝着故事，所以亟亟奔到父親的書室裏去問。

爸爸牽了他的手出來，昂頭見了燕子，就發出喜悅的聲音道：

「唔，燕子也來報告我們春天來到了！」

「爸爸，請告訴我那燕子在講些什麼話呀！」

父親在樑上望了一望道：「唔，牠們在講着修理住宅的事情，一

隻燕子說：『我們從印度，澳洲一路飛來，中間經過不知多少遠的路程了。我們飛渡大海洋，路上一些沒有休息，真疲乏極了。偶然經過一個小島，稍微歇息歇息；但是我們有幾個弱小的同伴，都溺在海裡

死了。現在我們來到第二個故鄉，住宅是有的，可是不知被人破壞或有些零落嗎？」牠的妻子道：『是呀，現在我們先去看一看那個舊宅吧。唉，我們唯一的兒子，因年齡太小，身體不強壯，就此不能飛過大海。我的老母親，也不能飛渡海洋溺死了。現在，我同你兩人，一家的命運，全在我倆身上呢！』雄燕子親了親她的嘴，便雙雙飛到我家，來看舊住宅，但是，這舊宅已有五六個月空着了，雖然沒有坍毀，可是因無人收拾修葺，牆壁的泥已有些零落了。而且，那個進出的大門，泥壁也已剝落了些，門禁很不謹慎，宅內鋪設的軟草和軟毛，也散亂不勻了，住在裡面，一定很不舒服。所以雄燕連忙和他的妻子說：『這番來，那舊宅是可以用的，很覺幸運。不過，那一番修理的工夫，工程也覺浩大呢？』妻子看他有些上了心事，便安慰道：『我

馬上和你動手修葺吧。我還去招呼同出來的朋友們，牠們一定肯願意幫助我們的。因為，我們飛渡海洋的時候，就是你幫我我助你的呀！」她的丈夫得了這強有力的安慰，於是和她一同去招呼鄰人，大家到池邊去唧輒泥，或是到田畔唧蚯蚓所蝕過的泥；有的還去唧短的草叢，大家分頭採取材料，一同從事工作。你看呀，牠們不是又唧泥，唧草來了嗎？」

瑩兒抬頭望了望，果然見許多燕子唧泥唧草飛進來了。牠們用喙把泥黏了上去，又是一陣的：

「啁啁！」

「啾啾！」

「你聽呀，牠們不是又在講話了嗎？」父親笑笑說。

「爸爸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」瑩兒見父親臉上現着滑稽的笑，就起了懷疑，說着，又連連的搖搖手。

「你不相信，要說出理由來！」父親說。

「因為我聽燕子的叫聲，只是『啁啾啾啾』，那麼牠們怎能表示出種種的意思呢？而且爸爸也不會懂得燕子肚裡的意思，所以剛纔所說燕子的話，一定是想像出來的。」

「唔，給你猜到了，你真是聰明。」父親點頭笑着說。「不過你對於燕子的生活，還要知道些嗎？」

「要的要的。」瑩兒喜極跳着說。

於是爸爸緩緩地道：「燕子是很和愛的動物，不但夫婦間如此，同類間如此，就是對於鷄鵝鴨等也很友愛的。牠們見了鷄鵆鴨等遇到